

## 漫步在石榴之城

2023年秋,经过十四小时的洲际飞行和五小时的夜间大巴,我终于抵达格拉纳达,书中的历史和遥远的想象与现实开始徐徐交织。

格拉纳达位于西班牙南部,以一个小石榴的形象出现在在西班牙国徽中,被称作石榴之城。

诗人洛尔迦出生在此,他用深情的诗篇描画这座小城的故事与脉络:“我热爱这片土地。我所有的情感都有赖于此。泥土、乡村,在我的生命里锻造出伟大的东西。”这片土地的确有这样的魅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和启发。五个月的交流学习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我,丰富了我,融入进我身体的血液,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重新迸发。

这座城市满是阳光的气息,有最慷慨的日落。我经常在傍晚时分走出宿舍,打开地图,随机选择一个观景台出发。城市很小,步行到哪儿都方便。站在观景台上,看不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最远处是日落余晖映照内华达雪山,近处是阿尔罕布拉宫,低头是层层叠叠的街区,整个天地被笼罩在一片黄橙色之中。坐在山头,看太阳从刺眼变得柔和,凝视云层绚烂变幻,听三五好友坐在石头上闲谈,听街头艺人热情地弹奏,听弗拉门戈舞脚步踢踏。伴随着教堂的钟声,夜幕缓缓落下,阿尔拜辛区的黄灯亮起,与深

蓝色的天穹形成对比,世界又陷入宁静。

这座城市满是历史的痕迹,穿梭在城间,可以感受到来自千年前的风。格拉纳达是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王国的首都,穆斯林在此800年的统治让其融汇了阿拉伯文化的灿烂和天主教文化的底蕴。漫步在阿尔罕布拉宫,繁复细腻的雕刻工艺,精湛豪华的装饰图案令人应接不暇,摩尔风格建筑的美学魅力令人沉醉。行走在加尔都西亚修道院,宏伟考究的穹顶壁画、层次丰富的石柱、奢华富丽的内部装饰将我们置于一个梦幻空间。当亲眼看到古朴破旧的斗牛场或是伊莎贝尔女王和费尔南多国王的铁棺,会惊叹于历史的厚重。这样的经历将教科书上的文字鲜活地



■ 雪山下的阿尔罕布拉宫(作者摄)

投射到了现实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西班牙迷人的历史文化,听见历史的回声。

如果想在格拉纳达寻求一份美好,格拉纳达一定会赠予其纯粹与永恒。无需刻意追逐,惊喜总是如期而至。在用脚步丈量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数不清的珍贵时刻。不看地图,任由自己的好奇心驱使,跟随它的指引走向每一个吸引我的地方。直到走得身子热乎乎,心也暖乎乎。或是在街角偶遇开得正灿烂的橙花,或是在途中与不同的人产生意想不到的链接,或是在窄窄的长巷里行走抬头撞见一轮圆月,都是这段旅程中难以忘怀的、只属于当下的美妙瞬间。

梅旭普(外文学院2021级本科生)

1963年7月,我收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的录取通知书,家乡——江苏黄桥东北的一个小村庄沸腾了,妈妈高兴地说,“你可以到爸爸身边读书了。”9月,爸爸送我去报到,一路上,他告诉我,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学校有多少教授。

我与上医结缘一个多甲子,在这里学习、工作,直至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上医培养教育我。难忘许由恩、张镜如、陈惠黎等老师的课堂,他们宏亮的声音、严密的思维、漂亮的板书;难忘郑思竟教授上课时敏锐地观察到我对学习解剖学有难情绪,约我晚上去解剖陈列室辅导,对我说,“你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要带头当三好学生;解剖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学好。”

在中山医院实习时,妇产科带教的盛丹青老师在手术台上发现我打结不熟练,罚我下了台,要我好好练习打结,不能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内科带教的罗忠芬老师在寒冷的冬天,总是先将听诊器在衣袖里弄暖,再放到病人胸部听诊,她还嘱咐我们,听诊好赶快给病人盖好被子,以免病人着凉。在消化科门诊,我幸运地遇到一级教授林兆者,一天接诊一位腹泻病人,林教授让我开大便化验单,要求我:闻一闻大便的气味,看一看大便的性状,自己将大便送去检验科,自己看化验报告。总之,

每个细节都要亲力亲为……这就是上医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教学风格。

上医给了我政治生命。1965年7月12日,读大二的我成为学校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附属妇产科医院,遇到高秀惠、严敬明、钱水根等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作为医生必须是具有仁爱仁心的人,要有过硬的技术和本领,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1978年3月,我又服从组织安排,脱下白大衣,回到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与研究,在这一岗位工作了24年。2023年10月,我拿出积蓄在上医设立了“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用来奖励在肿瘤学、心血管病和骨科研究中做出创造性成绩的研究生。

2001年1月我退休了,在复旦研究生院又返聘工作了8年多,还在校老教授(退休教师)协会和关工委发挥余热十多年。这些年,我作为主编,编写了《上医情怀》;作为执行主编,编写了《上海医科大学志》、《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在医学院的安排下,我为青年教师和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我主持或参加的课题研究发表论文,多次获奖。

上医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刁承湘(研究生院退休教授)

## 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轨道

用三个词概括形容自己研究生的生活,分别是拉扯、清晰和幸运。

第一个词拉扯,是因为三年研究生生活,我比本科的状态痛苦很多。首先是学术方面,本科毕业时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天赋有一些高估,来复旦后对自己的学术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依然严格要求自己,但这个过程难免会有痛苦产生。其次是人际交往方面,我之前习惯和固定的几个好朋友天天一起行动,但在复旦发现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个性鲜明,我似乎找不到和我很match的朋友。因此,在学业和生活方面我都面临着和以往身份不同的自我拉扯。此外,春招秋招也是很痛苦的时段,需要一边准备论文中期、预答辩,同时应对实习、备考、笔试面试等。为了面试,我经常需要跑很多城市,有时一个月得跑三四个城市。

第二个词是清晰。通过这三年的对内探索,无论是性格还是学术能力,更清晰地地认知自我,

明确了自己的学术领域,更明晰了职业赛道。本科时我对就业没有概念,想的是先读个研看看。在研究生期间我做了两段实习,一段是快消,一段是咨询。在实习过后,虽然还并不明确喜欢什么,但至少知道不喜欢什么,排除了一些职业选项和城市。

最后一个词是幸运。校园生活中,遇见了很多帮助我的人。如感谢在本科阶段指导过我论文的老师,推我到复旦读研。在复旦,导师罗亚玲老师给予我许多学术支撑和生活建议。我也收获了很独特的交友体验。在我的两段实习中,mentor们给予有价值的帮助和指导。在第二段实习中,正是在和某一个小伙伴交流的过程中,我明确了职业方向——从外企转向国企。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在自己的努力下,我评上了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offer。

人生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轨道。不管是轨道还是旷野,放进足够长的时间刻度看,都是特别的体验,都是自己的人生。能接纳自己是很好的,但如果接纳不了也没关系,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和耐心,它们都是人生经历的独特部分。

刘琪(哲学学院2021级硕士生)

## 崇山之中辟蹊径

德意志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文学的伟大作品也姗姗来迟。在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文学的经典时代之后,才有了跻身世界文学的德国作品。海因茨·史腊斐的《德意志文学简史》追溯了这种延迟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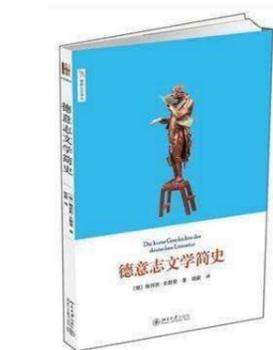
有人给德国文学排了个国家队阵容,主教练:莱辛,教练组:施莱格尔兄弟,队医:格林兄弟,领队:赫尔德。首发11人:队长歌德、队副席勒、海涅、霍夫曼、诺瓦利斯、荷尔德林、毕希纳、黑塞、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君特·格拉斯。替补7人:蒂克、克雷斯特、施托姆、格奥尔格·雷马克、海因里希·伯尔、保罗·策兰。归化球员11人:卡夫卡、里尔克、穆齐尔、布

洛赫、施尼茨勒、茨威格、罗伯特·瓦尔泽、霍夫曼斯塔尔、约瑟夫·罗特、施蒂弗特、戈特弗里德·凯勒。从阵容看,德国队实力仅次于俄法英第一集团,成为欧洲准豪门之首。

他们悉数出现在《德意志文学简史》中,却不是一般文学史中呈述文学史貌的排列,而是联结在全新的因果关系中。因此此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德意志精神史。史腊斐引领读者深入到德意志文学一千二百年的崇山峻岭中,阐释了德意志文学如何咸鱼翻身,从基督教文学作品中独立成体的历程,不仅写文学史,也写文学的起落发展。

这部简短却不简单的文学史论2001年在德国出版,至今已八次再版,译成六国语言。2012年获德意志语言文学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最高奖默尔克奖。

它的出版引发了德国学界激烈的争论。据本书中文版译者胡蔚所述:“评论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热烈褒奖者有之,愤怒抨击者也有人在。”批评



者指责“抹黑德语文学”,“无视学界共识,贬低中世纪文学和巴洛克文学的价值”;支持者称赞“揭穿皇帝新衣的谎言,触到了日耳曼学的软肋”。

这本“小巧而富有启发性”的书亮点有三:戳穿了德国文学史家构建史前史的执拗迷梦,展示18世纪前德国文学的贫弱(“失败的开端”);指出德国文学本质并非德国本质(自我)的产物,而是英法等国(他者)强有力的共同影响;极见功力地梳理了德国文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深刻联系,附之每一部分文学层面其后的皆是文学嵌在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这种深度诠释和思辨性描写,使人读毕思不止。好书当如是。傅莹

诗苑卿云

### 春雷

闹雨春华晰,长天六鼓鸣。  
昭昭仙撤远,翳翳草虫惊。  
气碎云霄破,娇禾怯惧迎。  
奈何芳意重,飞絮此身轻。  
(依杜甫《春夜喜雨》韵)

许芮硕(中文系2023级本科生)

副刊投稿邮箱:Fudan\_media@fudan.edu.cn